

旭日東昇

廖道雄教授的研究生活

紫竹

微生物學是現代基礎醫學中最熱門的一門科學。在臨床診斷上也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本文將介紹一位蜚聲國際的微生物學權威——廖道雄博士，廖博士今夏始自日本歸國，出任本學院細菌學科主任，預想本學院細菌學科在廖博士主持下，必能如旭日之東昇有着光輝燦爛的前程。

羅馬盛會一鳴驚人

八年前，（一九五四），意大利的羅馬，召開第六屆國際微生物學會，全球各地的名學者，紛紛走出他們的實驗室，懷藏著一年間辛苦得來的研究成果，趕到這名勝古都，和其他名聞一世的學者們，互相研討，比較，並將世界各個角落送來的研究報告，加以鑑定。這些科學家的聚會，吸引了世人的注目，尤其是日本京都大學的廖道雄博士，更是帶着焦急的心情，注視會議的進行。因為，就在幾天前，他的恩師木村廉博士，受他的委託，將他幾年來在實驗中埋首研究的心血傑作——「關於維他命B分解菌的研究」，帶到羅馬向全世界學者發表，這些大學者們會同意他發現一種新細菌嗎？好緊張啊！這不啻是一個生命的審判。終於，消息傳來，論文通過。而至今，八年來，亦未見有異議發表，於是微生物界的「*Clostridium thiaminolyticus Kimura et Liao*」，就此由廖博士命名，也由於他的推薦，從此受全球學者的重視。

遠渡重洋獻身研究

消息傳來，轟動日本，報界譽之為「實驗室中開花結果的中日合作佳話」，因為發現「維他命B分解酵素在人的腸管內的張壽海博士，也是台中人，他們兩位中國留日青年掀起日本醫學界的熱潮，也提高了中國留日學生的地位，使日本人從此另眼相待。又因為日本報界對廖博士的讚譽，也掀開了他為科學而犧牲自我的一段事蹟。原來，台灣光復時，他曾攜眷回故鄉行醫，因醫術精湛，醫德崇高，各地求醫民衆，絡繹不絕，曾有一日二百人求醫之紀錄，但他因醉心研究工作，却於事業鼎盛時期，毅然拋鄉背土，重新遠渡重洋，埋首於日本京都大學微生物學教室，擔任一名無薪研究員，幾年來，孜孜工作，經濟日拮，雖因其學識淵博，曾一度被選為副手，却又被日本教育部，以他是外國人為理由，取消資格，但他仍不氣餒，專心研究工作。日報記述說「再度前往日本後，即過着省吃儉用的生活，後來積蓄漸罄，經濟已發生困難，但他在研究室裡却裝得若無其事……」啊！好一位學者，真有風度！其後，因其恩師木村廉教授等的爭取，才得以外國人的研究員講師的資格，受到補助。一九五九年，因其在科學上的貢獻，乃受到日本最高學術獎——日本學士院賞。目前，他在日本已建立

了隆高的地位，經常應邀赴各地講學，又擔任公道病院院長，可說又達到了另一個事業的高峯，但在這時，他又懷念起海那邊的同胞，經由徐院長的邀請，乃毅然隻身回台，共同扶持台北醫學院的成長，擔任細菌學科主任，開創另一個研究室，培育後進，為有志醫學研究的青年開拓新的研究園地。

新菌種的發現

廖博士所發現的新菌種，名為「*Clostridium thiaminolyticus Kimura et Liao*」它是一種能分解維他命B的嫌氣性菌。關於，「有一種微生物能分解維他命B」的這個想法，是早就由新瀉大學醫學部的張壽海博士所首先想到的，真是巧得很，張博士也是台中人，而且與廖博士是中學時代的同期同學。他早在一九四七年，曾對無法用維他命劑治療的腳氣病患者加以研究，而認為「在血管裡可能有一種能分解維他命B的微生物存在着」。但因為當時在技術上尚有困難，所以未能發現這些細菌，直至一九四九年，由於新瀉大學的松川，三澤兩博士由人糞中發現了「*Bacillus thiaminolyticus Matsukawa et Misawa*」菌，而使張博士的預想獲得了證明。另一方面，在京都大學也幾乎同時開始研究了這個問題，而於一九五一年，發現了第二號維他命分解菌「*Bacillus aneurinolyticus kimura et Aoyama*」。廖博士就在這一年從台灣再度去日本留學，在木村教授（即第二號菌的發現者）指導下，合力從免疫學方面對「*Bacillus aneurinolyticus Kimura et Aoyama*」菌，作進一步的研究，而證明該菌係完全新的菌種。直到一九五四年，廖博士又從糞便中發現與上述兩種好氣性菌有着完全不同作用的嫌氣性菌，遂命名為「*Clostridium thiaminolyticus Kimura et Liao*」。成為世界上最先發現的第三號維他命B分解菌，而引起各方重視。

夫唱婦隨美滿家庭

廖道雄博士，是彰化縣田中鎮人，年方四三，世代信奉基督教，九歲喪父，由慈母辛苦培育成人，家中兄弟姐妹共六人，今有四人行醫，有人曾請教廖太夫人育子方法，她謙虛地說「這都是他們小時候，能知命而自行發奮用功，並蒙受主的恩典，才有今日的成就」這實在是慈母教子成龍的典範。因此

，廖夫人在故鄉，極受人敬重。尤其廖博士之成就，更令人心服。今年，廖博士衣錦榮歸，鄉人會齊赴車站迎接，掛以彩帶，迎以轎車，以爆竹與樂隊前導遊行。是夜，大開筵席，並連續三日於鄉中演戲祝賀，盛況空前，各地報紙均爭相刊載。廖夫人許秋楓女士，是神戶醫科大學博士，也是細菌學學者，是著名的 Virology 的專家，精通 Tissue culture (組織培養)，曾做了一篇在 Virology 上很有價值的論文「The in vitro Cultivation of Cerebellum Tissu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fection of Cultivated Nervous Cells with Japanese B Encephalitis Virus」她不但在研究室中是廖博士的良伴，在家中，也是丈夫兒女的賢妻良母，他們現有一男三女，分讀高初中，成績都很優秀，這實在是一個美滿的家庭。據廖博士透露，她可能亦會回到本學院任教，這實在是北醫青年的榮幸。

歸國講學提掖後進

廖博士來到台北醫學院後，準備傾其所知，培育後起之秀。並計劃在本學院開創新的研究室，目前，已着手收集台灣學童的糞便，分離其中所含有的維他命B分解菌，加以統計，並希望能由其中再發現新的菌種，此外，並將利用組織培養 (tissue Culture) 的方法，研究癌症，企能揭開癌的祕幕。我們相信，北醫細菌學科在廖博士的主持下，必將如旭日東昇，有着光明燦爛的前途。



(請) (您) (共) (舞)

。信楷。

五十一年十二月一日，那是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土風舞社在這一天成立了，韓主任、安主任都講了一些勉勵的話，總團部沙金琰小姐也惠然蒞臨，她說這是她在總團部服務以來第一次參加一個大專學生社團的成立，並且答應以後常常指導我們，沙小姐多才多藝，人所共知，我們得感謝她的盛意。另外我們還請到鄭嘉敏小姐來指導大家學習，鄭小姐舞蹈造詣很深，對於土風舞更有精湛的研究，能够得到她的指導，是北醫土風舞社的光榮。

現在我們練習的日子，暫定為每星期一、三中午，悠揚的樂聲散布在校園，滑着輕快的步子，實在是調劑緊張生活的最好方法，我個人認為土風舞之值得提倡，乃是因為它不像芭蕾舞只是少數人上台表演，大多數人在台下欣賞，也不像社交舞祇限於兩人的享受，土風舞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階級身份，人人可跳，人人會跳的大眾化娛樂，在簡單美妙的旋律中獲得最高的享受，若干年前有「德州



「善待問者
如撞鐘」
徐院長語簡意長

醫科二年級（七年制）同學會於十一月十七日舉行同樂會，董事長、院長和好多師長都參加了他們這個有意義的集會，聽取大家的意見，並說了很多勉勵的話。徐院長曾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譬喻，他說：「老師好比是鐘，學生好比是撞鐘的人，鐘一定要撞鐘人用力去撞，才能發出響亮的聲音，因此一個良師如果學生們都不向他發問，不向他請益，那麼良師將無用武之地，這是學生們莫大的損失。」徐院長且舉出本學院的教師都是學富五車，有其學術上的地位，在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下，希望同學們「多讀、多想、多作（實驗）。」這三多再加上經常和教授先生接觸，潛移默化，定將獲益不少。院長這段話替禮記所說：「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作了最好的註脚。（本社記者）

旋風」之稱的美國土風舞專家 Mr. Rickey Holden 曾來台訪問，他說：「人們因跳土風舞而帶來的民族習俗和文化交流是極具建設意義的，配合音樂旋律和諧地一同翩翩起舞時，語言隔閡與種族問題也將隨之消失於無形中。」因此他的結論是：「土風舞乃是培養國際友誼潛在力量最大的良好活動。」

其次、土風舞是一種代表鄉土風俗的舞蹈，每一種舞都反映着每一種不同民族之感情，生活習慣，是代表着某一種素樸、活潑而有生氣之鄉土生活狀態，因此我認為今後我們土風舞社除了練習以外，還可以就其舞步、舞姿、或者採用的民謡音樂，而研究他們的民族性，每一種舞的特點，從而增加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瞭解，也是很有意義的。

土風舞的組織很簡單，本人能力有限，主持社務，但望拋磚引玉，引起大家學習土風舞的興趣，

最後，我願意代表土風舞社，向您表示歡迎的熱忱，參加我們的活動！

